

叙舊

叙旧文丛

帝王學的迷津

杨度与近代中国

羽戈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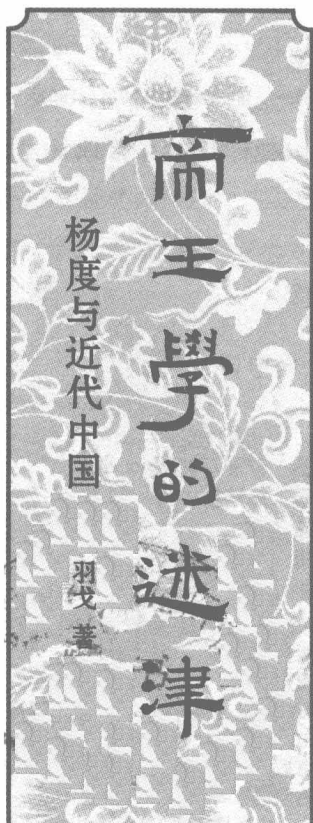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 PUBLISHERS & DISTRIBUTOR GROUP

叙  
舊

叙旧文丛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 / 羽戈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1

(叙旧文丛)

ISBN 978-7-5334-7091-3

I. ①帝… II. ①羽… III. ①杨度 (1874~1931) —人物研究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8387 号

叙旧文丛

DIWANGXUE DE MIJIN

## 帝王学的迷津

——杨度与近代中国

羽戈著

选题策划：徐建新 37967738@qq.com

责任编辑：黄珊珊 徐建新

特约编辑：张瑞霞

装帧设计：季凯闻

封面题签：姚一斗

---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0591-83786907 87812652

发行部电话：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350002)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63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7091-3

定 价 40.00 元

---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 目 录

- 3 . 一、更有湘潭王先生  
51 . 二、少年击剑学纵横  
74 . 三、群雄此日争追鹿  
117 . 四、大地何年起卧龙  
147 . 五、救世谁为华盛翁  
214 . 六、诸君尽作国民兵

### 附录

- 233 . 杨度与梁启超：对一副挽联的注解  
242 . 杨度与蔡锷：“公谊不妨私”  
247 . 杨度晚年入党考  
  
263 . 后记

杨度（原名承瓚，字皙子，后更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师、虎头陀等）擅作挽联，有圣手之誉。挽黄兴、蔡锷、孙中山等联皆属杰作，传诵不绝，挽袁世凯、梁启超之联曾激起巨大争纷。<sup>①</sup>他在去世前数日，自撰挽联云：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sup>②</sup>

虽未盖棺，这却是论定之语。“帝道”指帝王学；“真如”是佛教术语，“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合在一起，指诸法的本相。<sup>③</sup>民国名将陈铭枢在南

---

<sup>①</sup> 杨度挽黄兴：“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再挽黄兴：“居恒抵掌论英雄，成功不喜，事败不忧，静览九州，公真健者；乡国惊心数人物，湘绮先亡，松坡后死，抗怀千古，备有生平。”挽蔡锷：“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成神，万里山川皆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挽孙中山：“英雄做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见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2、652页。《杨度墨迹诗文选集》录“再挽黄兴”一联，“抗怀千古”作“抚怀千古”，疑有误，“抗怀”系古语，指坚守高尚情怀，如郑燮《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夫束修自好者，岂无其人；经济自期，抗怀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见杨友龙主编《杨度墨迹诗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页。

<sup>②</sup> 《自挽联》，见《杨度集》，第788页。这副挽联并不工整，可见写时之匆忙。上联第二个“如”字可换作其他，有些版本作“而”，毋宁更佳。

<sup>③</sup> 《成唯识论校释》，玄奘译，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98页。

京学佛，读谭嗣同《仁学》，读到“真如”一词，心生波澜，遂给自己取字“真如”，此即缘法。杨度用在这里，则代指佛学。

帝王学与佛学这两门学问，纵贯杨度跌宕起伏的一生。相形之下，其学佛始自中年；帝王学则在少时播种，借用杨度写其师王闿运的话，是谓“少年击剑学纵横”，更为根本。纵使“都成过去事”，全然否定，然而欲了解杨度其人，还得从帝王学说起。

## 一、更有湘潭王先生

杨度的帝王学，传自王闿运（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

1916年10月20日<sup>①</sup>，王闿运病逝于家乡湖南湘潭。正在天津避祸的杨度挽联云：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sup>②</sup>

据此师承关系，谈杨度的帝王学，得先谈王闿运的帝王学。

---

① 本书纪年，中西互用。古人日记、年谱等，皆采用干支、年号纪年，倘有引用，一如其故，以示尊重；此外则采用公元纪年。

② 《挽王湘绮师联》，见《杨度集》，第612页。

## 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湘中称名士无双，海内号胜流第一。”王闿运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地位虽不显赫，影响却极深远。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或曰谤满天下，名亦随之，其人毁誉参半，极具争议，哪怕针对同一事由的评论，都可构成相对两极。譬如他的形象，在好之者笔下甚美，在恶之者笔下则奇丑。其弟子陈锐称老师“凤目长髯，仪观甚伟”。<sup>①</sup>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附有曾国藩的外孙女婿大韶纪念王闿运一文，其中云：

先生丰下而丹颜，目如电，声如钟，步履如飞，秉赋之厚，盖无与伦，平生早眠早起，无烟酒之嗜，亦摄生之道有异于人，故其精力弥满，造诣独多。<sup>②</sup>

陈衍与钱锺书这两个刻薄人对谈，言及王闿运：

（陈衍道）“王壬秋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世兄知之乎？”锺书对曰：“想是矮子。”丈笑曰：“何以知之？”曰：“忆王死，沪报有滑稽挽诗云：‘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揣而得之。”曰：“是矣。其人嘻皮笑脸，大类小

---

<sup>①</sup> 《记王湘绮》，见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sup>②</sup> 大韶应是化名，原文作“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百六十六期大韶先生为王湘绮先生诞生百年纪念小言一文，记述详实，亦附录于此”。文中有言，“余为最后著籍之一人”，可知大韶亦是王闿运的弟子。见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上海书店1934年版，第12—14页。



花面。著作惟《湘军志》可观，此外经学词章，可取者鲜。余诗话仅采其诗二句，今亦忘作何许语。”锺书对曰：“似是‘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曰：“世兄记性好。”<sup>①</sup>

再如诗歌。以谭嗣同之狂，论清人诗文，还是有王闳运一席之地：“千年暗室任喧豗，汪魏龚王始是才。”<sup>②</sup>“王”即王闳运。汪辟疆（国垣）作《光宣诗坛点将录》，列王闳运第一，拟为“托塔天王晁盖”，称其“近代诗坛老宿，举世所推为湖湘派领袖也”，“其诗致力于汉魏八代至深，初唐以后，若不甚措意者。学瞻才高，一时无偶。”<sup>③</sup>张佩纶承认王闳运“诗笔甚健”，不过转而非议其人品：“其人肮脏不平，非善士也。”<sup>④</sup>陈衍则说：“人以‘优孟衣冠’讥壬秋诗，夫‘优孟衣冠’，亦谈何容易。壬秋之作，学古往往阑入今语，正苦不纯粹耳。”钱锺书对曰：“湘绮晚年作品，纯乎打油体。早年《夜雪集》中七言绝句，已

---

① 钱锺书《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77—478页。

② 《论艺绝句六篇》，见刘玉来注析《谭嗣同诗选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③ 《光宣诗坛点将录》，见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0—51页。拟王闳运为晁盖，褒中有贬。晁天王一世英雄，却不得善终，梁山终为宋江所夺。袁思亮云：“王闳运为湖湘派领袖，然及身而后，阒乎不闻，而散原私淑遍天下。”汪辟疆将陈三立（散原）拟为“天魁星及时雨宋江”，与王闳运恰成一比。

④ 《张佩纶日记》（上），凤凰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第190页。

不免英雄欺人矣。即如《圆明园词》此老压卷之作，尚有‘即令福海冤如海，谁信神州尚有神’等语，宁非俳体乎？”<sup>①</sup> 李慈铭曾与王闿运齐名于文坛，他对王诗却不以为然，羞与为伍：“若王君之诗，予见其数首，则粗有腔拍，古人糟粕尚未尽得者。”<sup>②</sup> 杨钧道：“湘绮先生五言古诗及歌行，诚有过人之处，七律则未成体，且多毛病。”他是王闿运的学生、杨度的弟弟，如此褒贬，也许是最公正的评语。

次如学问。王闿运专长于经学研究，单是梁启超，便对其褒贬不一。1902年3月，梁启超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称“王氏遍注群经，不断断于攻古文，而不得不推为今学大师”，<sup>③</sup> “不得不”云云，有点皮里阳秋，不过还是誉其为今文经学大师。1920年10月，《清代学术概论》稿成，梁启超在论其师康有为的学术渊源之时，提及王闿运和廖平，称王氏“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sup>④</sup> 此后梁启超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王闿运著《公羊

---

① 钱锺书《石语》，第478页。

② 《李慈铭与王闿运》，见徐一士《一士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9页。

③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笺》，“拘拘于例，无甚发明”。<sup>①</sup> 前恭后倨，变脸之速，正符合梁氏“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的性情。

王闿运最大的争议，在其为人与行事。要给他安一个身份，名士稍嫌狭隘，大师则属过誉（王闿运的学术贡献，大抵还是“但开风气不为师”），我能认同的说法，乃是奇人、异人或妙人。他的奇异，自然针对世俗而言，梁羽生写张丹枫，有句诗叫“能哭能歌迈俗流”，恰可用在他身上。这一“迈”，为一些人所敬的同时，则为另一些人所讥。

王闿运好作惊人之语，好为惊人之举。恭亲王奕訢曾向他问政，他答：“国之治也，有人存焉。今少荃之洋务，佩蘅之政事，人才可睹矣。何治之足图乎？”李鸿章字少荃，宝璜字佩蘅，这两大朝廷重臣，都难入王闿运法眼，其狂妄可知。奕訢听后，十分生气，认为王闿运“是处士之徒为大言者”，不再理他。<sup>②</sup>

这方面的趣事数不胜数，再举二例。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

湘绮先生在船山时，湖南巡抚陆春江赴衡拜谒，先生不纳。陆去半日，先生买小舟追百余里回拜。或以问，答曰：“前之不纳，示不敢当，后之远追，又以示敬。”

---

<sup>①</sup>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sup>②</sup> 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民国时，湘绮应袁世凯之聘，又过湖北，其时段芝贵为湖北将军，迓之入署，随行者为周姬。湘绮谓周姬曰：“汝欲看段大少爷，即此人也，有何异处？”段殊恧然。<sup>①</sup>

王闿运这般言行，刘成禺认为酷似六朝中人，如第一则，“今之兴来即往，正与山阴访戴，兴尽而返，同一作风也”；第二则，以布衣而傲权贵，谈笑之间，足见风骨。然而在李慈铭口中，王闿运“盛窃时誉，唇吻激扬……大言诡行，轻险自炫，亦近日江湖侷客一辈中物也”，并断言其人“日出久消，终归朽腐”。<sup>②</sup>这两种看法，都可成立，我们这么说，绝非和稀泥，其实这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考量王闿运，进一步讲，你看到的不是王闿运，而是你自己。就像刘成禺提到的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在通达者看来，这是雅人深致，在功利者看来，这是表演秀，在迂腐者看来，这是神经病。

读王闿运的诗文日记，以及与其相关的史料，不难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惟聪明人能幽默，笨人作谐语，只能令自己发笑，甚至使自己沦为一个拙劣的笑话。王闿运的幽默，往往深藏机锋，令人捧腹之余，不无受益：

某次课期，先生出赋题，某生赋中有“船中一枝曲，曲中是何人”二语。先生批曰：“是耒阳人。”或问其故，

---

<sup>①</sup> 《王湘绮之遗笺零墨》，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65页。“恧”读 nù，自愧的意思。

<sup>②</sup> 《李慈铭与王闿运》，见徐一士《一士类稿》，第31页。

答曰：“耒阳驶船人喜吹小笛，此生殆写实，非用典。”<sup>①</sup>

王壬秋来鄂，（张）之洞请同往洪山阅洋式兵操。之洞曰：“所练之兵，可无敌于中国矣。”壬秋不答。之洞言之再三，壬秋仍不答。之洞曰：“汝以为训练未尽善乎？”壬秋曰：“毫无用处，我以乡兵二百人，徒手不持兵器，只携扁担、绳子，冲入军阵，可缚汝主帅矣。”之洞曰：“何故如此易易？”壬秋曰：“我语汝主帅，兵虽精锐，决不能开枪杀手无寸铁之老百姓，二百人冲入，必有数十人冲至马前，长绳横撒，跪而祈命，汝即在绳网中矣。”之洞大笑曰：“汝真用兵如神。”后有人问壬秋曰：“先生对南皮，何以为此童稚之言？”壬秋曰：“南皮书生耳。彼阅操乘马，马前引大帅旗，马首二人揽马辔，马腹二人扶马鞍，马后二人持马尾革带，前用一人握马鬃，一人牵马笼头，八人与马同驰骋，可谓乘八人马轿；而以四轿舁我，载我后行，自以为元帅威风凛凛。我则以滑稽压其气焰，岂真能以乡人缚元帅乎？”<sup>②</sup>

对于王闿运的幽默，大弼给予好评：“先生以善嬉笑怒骂名，意所不可，讥弹嘲弄，无所不至，然中怀实和易潇洒，谈言微中，闻者解颐，有曼倩滑稽之风，而无灌夫骂

---

① 《王湘绮之遗笈零墨》，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66页。

② 《书广雅遗事》，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51—52页。

坐之恶……”<sup>①</sup> 换作陈衍、李慈铭，则是差评。陈衍称王闾运“嘻皮笑脸，大类小花面”，小花面即小花脸，京剧之丑角。

这些争议，属于外在。其实王闾运本身，便是一个巨大而鲜明的矛盾体。他这一生，一直徘徊于理论与实践、文化与政治、出世与入世的精神冲突之间，尽管以其大智慧，将冲突的伤害减至最小（杨度则放大了这种伤害），却终归不能彻底消弭。所谓“余少长兵间，人皆以文人待之，而独喜经世”，他虽以“人各喜用其所短”自我解嘲，然而这正是其平生写照。作为一个诗人、学者、教育家，他的经世之心，至死不灭，这不是悲剧，而是中国知识人无法脱逃的宿命。

### 春秋表与纵横志

王闾运曾撰自挽联：

春秋表仅传，正有佳儿学诗礼；

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sup>②</sup>

上联之“春秋表”指《春秋例表》，此书有二说，一说王闾运所作，一说其“佳儿”所作，由王闾运改定。“佳儿”即王闾运的次子王代丰，字仲章。王闾运膝下四子，

---

①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13页。

② 王闾运《湘绮楼诗文集》（五），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75页。此联还有一个版本：“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留余韵满江山。”

数次子最为优异，曾得晚清名臣丁宝楨称赏，王闿运对其寄望甚高，“能传余经学”。<sup>①</sup> 从此联来看，大有托以衣钵之意，可惜王代丰早逝，成为王闿运此生一大憾事。

王闿运《夜雪后集》交代了爱子的死状：“辛巳。遣次子还乡营山居，将终隐焉，至夔病没。”<sup>②</sup> 辛巳即光绪七年（1881），其时王闿运正在成都执掌尊经书院；“夔”即夔州，今属重庆奉节一带，距离湘潭尚有千里之遥。由这一句，可知王代丰客死异乡，据推算，只活了二十来岁。

王闿运这副自挽联，不像杨度那样作于死前数日，而撰于王代丰死前，即1881年前，当时他还是中年人，不足五十岁。这个时间点的考证并非小节。据此至少可以推断，王闿运早在中年，便宣判今生“纵横志不就”，而寄情于“高咏”，有意以诗人终老。尽管此后有所反复，如其晚年

---

①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四），第439页。王闿运共四子，长子王代功，字伯諒，其妻是黄兴的妹妹，次子王代丰，三子王恒子，四子王代懿，其妻是杨度的妹妹杨庄。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曾记载王闿运嘲讽长子之言：“王湘绮长公子名伯諒，性极迂拙。其弟子张正阳，则貌愚而心实巧。一日，侍坐湘绮楼，湘绮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是为王伯諒。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是为张正阳（暘）。孔子以为难者，我皆教之，难矣！’……伯諒亦复博闻强记，迂、固之书，皆能记诵，殊不可谓无所用心也。伯諒死，湘绮心伤，二次入川，辞尊经书院山长还乡。”（第65—66页）最后一句或有误。“伯諒”当为王代丰。王代功曾撰《湘绮府君年谱》，可死在王闿运之后。

②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四），第440页。

进京出任国史馆馆长，被时人讥为晚节不保，不过大体而言，王闳运的用舍行藏，自中年便已确定。“纵横志”深藏于心底，其外在的面目，则是诗文与学术。

“纵横志不就”一语，有些版本作“纵横计不就”，一字之别，貌似无关紧要，实则涉及出处。魏征《述怀》诗云：“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有人指出，王闳运自挽联之下联，出处在此，王氏则以魏征自比，所以下联的立意并不低，所隐藏的“慷慨志犹存”，正可见王氏的雄心。只是，既然“慷慨志犹存”，何必“空留高咏满江山”呢？

继续说这副自挽联。我们还需要注意，上下联之间，绝非毫无关联；“春秋表”与“纵横志”，绝非相互独立的二者。

“纵横志”指王闳运的一门大学问：帝王学。帝王学一名帝王术，既称之术，不免有贬斥之嫌（如“纵横志”与“纵横计”，意思虽同，后者则不如前者堂正）。然而在许多人的眼里，帝王学的确只是一门权术。如在今世，“帝王术”这个词，便比“帝王学”流行多了；而且对帝王学的总结，无非是“权、术、法”或“法、术、势”等，与“道”“义”无缘，实在难以称之为“学”。

王学泰曾谈及杨度与帝王术。据其考证，“帝王术”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史记·商君列传》的赞语当中：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



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sup>①</sup>

太史公笔下，“帝王术”后面缀以“挟持浮说”等，显然是一种否定。

帝王术历史幽远，却无明确定义。作为一种非常之术，一旦定义，反而着相，它追求的效果便是玄虚，渺渺茫茫，云山雾罩，装神弄鬼，诡秘莫测。简言之，帝王术即物色、辅佐“非常之人”，运用智慧或阴谋，助其荣登九五，成就王霸之业。与此相关的一个概念，则是“帝王师”：学帝王术的人，都有成帝王师的梦想；当然帝王师未必要通帝王术，有些以帝师王佐自命的贤达，更重道统，反而对权术不屑一顾。

说到帝王师，则不难推想帝王术与知识人的关系，甚至可以断言，帝王术源于知识人。怀有政治抱负的知识人，自视为“素王”、“王者师”，正如严复书房的一副楹联所示：“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知识人之为知识人，以及其成败，皆系于此。作为知识人，他们没有力量和勇气，豪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天子宁有种焉？兵强马壮者为之耳”（安重荣），既然不能为帝王，只得退而求其次，作帝王师，行帝王术。也许有人认为，这不是退，而是进，正体现了知识的力量

---

<sup>①</sup> 司马迁《史记》（三），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769—1770页。